

---

## 膠林之外：論冰谷的散文

李有成<sup>1</sup>

**摘要：**馬華資深作家冰谷早年以書寫膠林生活著稱。隨着人生閱歷的擴展與生活經驗的累積，他的散文題材益加豐富，並且為散文文類開發新的可能性。本文旨在全面考察冰谷膠林系列以外的散文，突顯其散文在開拓題材與拓展議題方面的貢獻。由於冰谷的散文多半根植於現實人生，而且關乎他的生命歷程，因此其散文自敘性強。更重要的是，這些散文雖多出於個人的人生歷練，但卻剛好與當代諸多重要的文學議題或領域產生親和關係，包括雨林書寫、自然書寫、文學人類學、大洋洲文學、疾病書寫等。這個現象在馬華文學界並不多見。

**關鍵詞：**雨林書寫、自然書寫、文學人類學、大洋洲文學、  
疾病書寫

---

<sup>1</sup> 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退休）

## Beyond the Rubber Plantation: On Bing Gu's Prose Writings

Lee, Yu-cheng<sup>2</sup>

**Abstract:** The early phase of the Malaysian Chinese writer Bing Gu's prose was mainly about life in the rubber plantation. As Bing Gu went deep into life and gained more work experiences, his prose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diversified in theme and style. This paper is an attempt to look into Bing Gu's later works to explore his contributions to prose writing. Since Bing Gu's prose is deeply rooted in social reality and has much to do with his own life experience, it is autobiographical by nature. More importantly, as I will indicate in my investigation, many of his prose writings can also be related to various major concerns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studies, such as rainforest writing, nature writing, literary anthropology, oceanian literature, and pathography. The fact makes Bing Gu's prose unique in the Malaysian Chinese literary scene indeed.

**Keywords:** rainforest writing, nature writing, literary anthropology, oceanian literature, pathography

---

<sup>2</sup> Distinguished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ies, Academia Sinica. (Retired)

冰谷早期散文以書寫膠林生活著稱。馬華文壇其實不乏以膠林為背景的作品，但冰谷的作品題材廣泛、關懷細膩，而且數量可觀。一九七三年，他將這些作品結集成《冰谷散文》出版，<sup>3</sup>只是這本散文集發行有限，況且年代久遠，早已絕版；四十年後，他復將《冰谷散文》合併若干題材相近的作品，以《橡葉飄落的季節——園坵散記》為書名重新出版，我們才有機會重溫他這些舊作。冰谷創作其膠林系列散文時是在美農（Bedong）的一座橡膠園工作。美農是馬來西亞吉打州中部的一個小鎮，其鄰近的鄉鎮如新文英（Semeling）、馮莫（Merbok）、成傑（Singkir）等處處都是膠林。膠林裡的橡膠樹就像冰谷在〈與山林接觸〉一文中所說的那樣，「無論你平步多遠，不管你朝哪個方向探索，迎接你的是等距離的樹行，一樣的手掌，一樣的體高，一樣的顏容」。<sup>4</sup>那個年代整個馬來半島處處都是膠林，橡膠樹可能是多數人最為熟悉的植物。

冰谷成長於膠工家庭，從小就必須起早摸黑與母親在膠林勞動，在馬來亞的緊急狀態（State of Emergency）期間，一家人還被迫遷入所謂的新村（New Village），<sup>5</sup>割膠工作卻並未因此中斷。成年後他離開家鄉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北上美農，雖然不再割膠，但是仍然與橡膠為伍，在一座兩千三百英畝的大園坵擔任書記

<sup>3</sup> 冰谷：《冰谷散文》（美農：棕櫚出版社，1973年）。

<sup>4</sup> 冰谷：〈與山林接觸〉，《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臺北：釀出版，2015年），頁27。本書另有馬來西亞簡體字版，見冰谷：《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3年）。

<sup>5</sup> 關於馬來亞的緊急狀態與華人新村的設置，詳見本文第四節的討論。

工作，據他在〈巡園〉一文中的說法，「早上巡園，中午秤膠液，月杪結賬」；<sup>6</sup> 後來職位當然屢有升遷，可也就這樣在園坵裡服務了二十五年，正如他在《橡葉飄落的季節》再版序〈紀實與歷史〉一文中所說的，「全然投入一個可以點燃生命的園地，攸攸廿五年」。<sup>7</sup> 一九八六年冰谷離開美農的園坵時，膠業的榮景已有變化，逐漸取而代之的是棕櫚業。日漸失去的膠林不僅是某些個人的鄉愁，同時也是國家社會的集體記憶，或者某個世代殘餘的意象。冰谷與張錦忠、黃錦樹、廖宏強等合編出版的《膠林深處：馬華文學裡的橡膠樹》一書適時為這個意象留下動人紀錄，<sup>8</sup> 在我看來，既是追憶，也是傷悼！

今天重讀冰谷的《橡葉飄落的季節》，這樣的感受尤其強烈。馬華作家以那樣的規模書寫膠林生活，冰谷恐怕是無出其右者。《橡葉飄落的季節》約五十篇散文寫童年回憶、膠工生涯、園坵生態、季節變化等，題材包羅萬象，文字質樸寫實，膠園生活裡的喜怒哀樂盡在其中矣！這本散文集中的大部分作品完成於冰谷初履文壇的一九六〇年代，與他在二十一世紀後所完成的《走進風下之鄉——沙巴叢林生活記事》與《掀開所羅門面紗》等散文集，儘管性質類似，惟無論文字修辭或敘事布局，當然無法同日而語。冰谷在回顧他早年這些環繞着膠林歲月的創作時，也有類似的省思與感嘆。在《橡葉飄落的季節》的再版序〈紀實與歷史〉一文中，他提出這樣

---

<sup>6</sup> 冰谷：〈巡園〉，《橡葉飄落的季節——園坵散記》（臺北：秀威，2011年），頁51。本書另有馬來西亞簡體字版，見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3年）。

<sup>7</sup> 冰谷：〈紀實與歷史〉，《橡葉飄落的季節》，頁21。

<sup>8</sup> 冰谷、張錦忠、黃錦樹、廖宏強合編：《膠林深處：馬華文學裡的橡膠樹》（居鑾：大河出版社，2017年）。

的觀察與體會：

不只是季節隨時序而變更，環境與時事也在不斷呈現新的地貌，在靜穆中或許令人無法窺視與覺察。所有的這些更替和變化，有正面的時代進步也同時融合著負面的退化影子。疏雨驟風裡的感觸，落葉斜陽裡的抒懷，當年只是生活寂寥時隨意的填補，沒有任何文學上的企圖。真是無心插柳，因為環境的變遷與橡樹的消逝使這些園坵散記轉成歷史的紀實。……園坵的景象一旦消逝即無法還原，唯有文字的敘述可以追憶。<sup>9</sup>

人事滄桑，世事無常，冰谷這些帶有自傳意義的紀實散文不僅為自己與家人留下生命紀錄，同時還意外地見證了社會變遷與時代嬗遞，銘刻着馬來西亞部分族群——尤其是離散華人與印度人——的共同記憶。這容或正是這些散文所具有的文學史的意義。

## 二

冰谷的散文多半關乎他的生命歷程，因此自敘性強，不論載道或言志，記事或抒懷，無不根植於現實人生，無不出於他個人的生活歷練。在《橡葉飄落的季節》一書中，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冰谷有短文〈文學書寫人生〉，收入二〇一五年出版的散文集《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裡，強調「文學離不開生活，生活也離不開文學」，<sup>10</sup>他顯然嘗試身體力行，在散文創作中實踐這樣的文學理念。之前曾提到〈與山林接觸〉一文，無疑是冰谷典型的自敘文；他在文中回顧他自幼時至微入老年與山林為伍的一生，同時敘寫他不同

<sup>9</sup> 冰谷：〈紀實與歷史〉，《橡葉飄落的季節》，頁 20-21。

<sup>10</sup> 冰谷：〈文學書寫人生〉，《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132。

人生階段的抉擇與際遇，是一篇很能統攝其文學關懷的重要作品。在這篇相對篇幅較長的散文裡，冰谷暢談他生命中三次重要的職業選擇，除了上一節提到二十五年的膠林——他慨嘆的「刻板沒有變化的人造風景」——生涯外，還包括後來在沙巴與所羅門群島的墾荒歲月。如果說早年的膠園生活留下的是一部《橡葉飄落的季節》，後來離家別鄉的拓荒日子則讓他完成了《走進風下之鄉——沙巴叢林生活記事》與《掀開所羅門面紗》這兩本散文集。跟《橡葉飄落的季節》一樣，這兩本散文集也具有明顯的自敘成分，敘述的都是冰谷在異鄉荒野開墾拓荒的艱苦歲月。在馬華文學界，寫膠林生活的作品不在少數，可是像冰谷這樣的規模以山林荒野為題材的創作，就我的閱讀經驗而言，卻是絕無僅有的。

在討論《走進風下之鄉》這本回顧沙巴墾荒歲月的散文集之前，試看冰谷如何總結其所謂風下之鄉沙巴的經驗。在與〈與山林接觸〉一文裡，他說：

離開那片四野平闊的橡林，一飛沖天，跨洋越海遠赴風下之鄉，伐木開荒，投入另一項農耕天地。也從那一刻啟蒙，我生命的旅程正式與黑暗的蠻荒接軌，一項須與野獸日夜槍孔對望、相互仇視的工程。在經濟搖旗的前提下，綠色環保的呼聲疲軟乏力，於是鏈鋸聲震耳不絕，鐵履裝甲車呼天搶地，那是一支朝山林衝鋒陷陣的精銳隊底組合。<sup>11</sup>

這段話語多省思，冰谷一方面將其沙巴的農耕經驗描述為一場「黑暗的蠻荒」之旅，另一方面則反省在這段旅程中如何與自然界交惡，砍伐雨林，獵殺動物，要將蠻荒闢為經濟園坵，他感嘆無法在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之間取得平衡。在《走進風下之鄉》開首第

<sup>11</sup> 冰谷：〈與山林接觸〉，《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28。

一篇〈逐漸消失的鳥獸天堂〉裡，冰谷坦然指出，資金雄厚的財團如何「每年以五千英畝的開發速度侵略雨林，掀開了飛禽走獸的天然帷幕」。<sup>12</sup> 殘酷的事實是，「野獸禽鳥遂成為土地發展中最先的犧牲者，逃亡的逃亡，死亡的死亡；更多是被槍彈追蹤，變為餐桌上的佳餚，滿足了墾荒者的味蕾」。<sup>13</sup> 這是飛禽走獸，雨林呢？冰谷這麼回憶：「我踏入沙巴叢林稍晚。我來時，九〇年代的列車已經啟動，從山打根到拿篤鎮的近百哩公路上，原始樹林早已絕跡，除了沼澤和石山，沿路盡是綠掌鋪天蓋地的棕櫚林，還有就是農業的新寵可可。」<sup>14</sup> 面對這種驚心動魄的殺戮與砍伐，冰谷也不免自內心發出這樣的大哉問：「重要是，如何在驚動熱帶雨林的同時，保持自然生態的均衡？」<sup>15</sup> 只不過殘酷的答案是，「當我們還在猶豫未決，舉步不定的時候，沙巴的鳥獸天堂已逐漸消失」。<sup>16</sup> 〈逐漸消失的鳥獸天堂〉一文寫於二〇〇九年杪，距冰谷離開沙巴回返馬來半島已有十餘年，此時業已退休的他定居臨近美農的雙溪大年，卻不幸於二〇〇六與〇七接連兩年經歷了中風與骨折，生死疲勞，用他在《走進風下之鄉》的自序〈風沙與叢林的記憶〉中的話說，「當年或因忙於農耕或因疏懶，前塵往事徒留胸臆」，<sup>17</sup> 因此在遭遇病痛折磨之後，才有這本散文集的創作。

<sup>12</sup> 冰谷：〈逐漸消失的鳥獸天堂〉，《走進風下之鄉——沙巴叢林生活記事》（臺北：秀威，2010年），頁24。本書另有馬來西亞簡體字版，見冰谷：《走進風下之鄉》（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07年）。

<sup>13</sup> 冰谷：〈逐漸消失的鳥獸天堂〉，《走進風下之鄉》，頁24。

<sup>14</sup> 冰谷：〈逐漸消失的鳥獸天堂〉，《走進風下之鄉》，頁24。

<sup>15</sup> 冰谷：〈逐漸消失的鳥獸天堂〉，《走進風下之鄉》，頁25。

<sup>16</sup> 冰谷：〈逐漸消失的鳥獸天堂〉，《走進風下之鄉》，頁25。

<sup>17</sup> 冰谷：〈風沙與叢林的記憶〉，《走進風下之鄉》，頁14。

細讀《走進風下之鄉》諸文，不難發現〈逐漸消失的鳥獸天堂〉被置於全書之首是有道理的，此文大致為全書的主要內容定調。冰谷在自序中說，他於一九九〇年中初蒞沙巴，「發現原來風鄉是一片人間樂土，樹高林密，土地肥沃」，<sup>18</sup> 不僅是走獸、飛鳥、水族之鄉，青蔬野菜與奇花異果更是取之不盡。用今天流行的話說，就是隨處可見生物多樣性（biodiversity）。儘管如此，真正生活其中卻未必那麼浪漫，那麼充滿田園之樂。在〈寂寞的山寨〉一文中，冰谷這麼描述他真正生活的環境：

紮在森林邊緣的山寨，周遭除了可可與油棕，更遼闊茂密的是原始熱帶雨林，一望無際。走出戶外，四面八方只有幾條通向園邊山野的泥路，蜿蜒而狹窄。泥路只清晨和午後有趕路的工人與稀落的車聲，其餘的時間卻是一片靜謐清冷，到了夜晚還成為大象、山鹿、野豬和刺蝟覓食的通行道，大大小小、深深淺淺的蹄印直叫居城的人退避三舍、見之心寒！<sup>19</sup>

真正的現實世界未必那麼友善、寫意與舒適，儘管如此，冰谷卻因此經歷了生命中一段難忘的旅程，留下《走進風下之鄉》這麼一部風格獨特的散文集。冰谷自許這是一部追憶他所說的前塵往事之作，在我看來他卻意外地為沙巴的生物多樣性留下珍貴的文字紀錄。我粗略統計了一下，出現在冰谷筆下的，光爬蟲走獸就有黑熊、大象、蜥蜴、野豬、刺蝟、人猿、猴子、蟒蛇、山鼠、倉鴉、羌鹿、蝙蝠、水果狸、鼠鹿等等。沙巴雨林原是這些動物的棲息地，財團為大規模墾植可可與棕櫚而大肆破壞雨林，摧毀了這些原生動物的固有家園。晚近有居住正義之說，若從生物中心論（biocentrism），

<sup>18</sup> 冰谷：〈風沙與叢林的記憶〉，《走進風下之鄉》，頁 13。

<sup>19</sup> 冰谷：〈寂寞的山寨〉，《走進風下之鄉》，頁 170-171。



而非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的視角來看，這些動物的棲息地橫遭摧毀，牠們賴以存活的食物鏈也隨着雨林的消失而斷裂，居住正義也因此蕩然無存。牠們的反撲無非為了生存，在墾植者看來卻是對他們辛勤耕作成果的毀壞。散文集中有〈耕農與野獸拔河〉一文，記述的正是這種存在的兩難現象。冰谷認為「這是一場難以避免而令人心痛的角力」。<sup>20</sup> 他感嘆說：「鳥為食亡，野獸也一樣，為了油棕果食和風味獨特的可可，以生命典當——槍聲、子彈、鮮血、掙扎，最後都是奄奄一息。」<sup>21</sup>

冰谷為這場人獸對峙的過程留下不少紀錄。在〈象鼻原來是珍饈美味〉一文中，他寫自己初抵他所謂的山寨——他工作的園坵——的第一天，在與公司同事共進晚餐時嚐到一道美味，他有些疑惑，這道菜「配上香菇、肉絲和薑片，類似海參，卻不知是甚麼山珍海味」。<sup>22</sup> 散席後有人告訴他，這道菜叫象鼻燜香菇。「我如夢初醒，原來吃下脆爽可口的竟然是象鼻，心中不禁湧現了陣陣惻隱不忍。」<sup>23</sup> 初嚐象鼻之後，接下來的幾篇卻與獵象有關。冰谷先是在〈大象的智慧〉一文中說明大象肆虐園坵的實情：這些大象「成群結隊，經常以沉沉的夜幕護航，侵犯我們蒼綠的可可和剛下土的棕苗，飽餐之餘還將樹連根拔起。當我們發現時，遺下東一堆西一堆的糞便，和深入泥層的圓腳印」。<sup>24</sup> 具體的破壞事例可見於緊接的下一篇〈驅象，血的戰役〉，原來在冰谷巡園時，幾位印尼女工「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向他投訴，她們辛苦採收的可可仁全被

<sup>20</sup> 冰谷：〈耕農與野獸拔河〉，《走進風下之鄉》，頁 26-27。

<sup>21</sup> 冰谷：〈耕農與野獸拔河〉，《走進風下之鄉》，頁 27。

<sup>22</sup> 冰谷：〈象鼻原來是珍饈美味〉，《走進風下之鄉》，頁 57。

<sup>23</sup> 冰谷：〈象鼻原來是珍饈美味〉，《走進風下之鄉》，頁 58。

<sup>24</sup> 冰谷：〈大象的智慧〉，《走進風下之鄉》，頁 61。

象群吃掉，由於她們是按採收的果仁重量計酬的，沒有果仁，她們的心血等於白費，一無所有。冰谷把這件事跟其他同事說明之後，眾人於是提出獵象之議。〈驅象，血的戰役〉主要的篇幅在敘述當天夜裡冰谷與其他三位同事分乘兩部敞篷開山車深入林間獵象的經過。過程驚險而富戲劇性，最後是冰谷的同事以獵槍結束一頭大象的生命。冰谷親眼目睹整個事件的經過，他說：「被連串子彈擊中，龐然大物居然沒有倒下，只是步履蹣跚、體態微晃，轉身往森林一步一步走去。這時候，鮮血從他的頭部、前肢、背脊和下腹，簌簌流下。」<sup>25</sup> 這一幕讓人觸目驚心，冰谷說自己從未見過那麼多鮮血，顯然也是心有不忍。他回憶說：「那一晚，熄燈之後，我在床上，睜眼面着黑暗的天花板，滿腦海浮蕩着大象的影子，還有鮮血……。」<sup>26</sup>

在〈驅象，血的戰役〉一文中，冰谷與野象的遭遇戰最後是以野象的死亡畫上句點，過程懸宕、驚險，卻也充滿血腥暴力。冰谷文末的幻象說明這次獵象行動對他所造成的心理衝擊。在下一篇〈叢林邊緣的火炬運動〉中，冰谷敘寫再次與象群的衝突，暴力雖然猶在，血腥卻不見了。農耕隊員點燃數十支火炬，不斷添加燃料，企圖以熊熊火焰與其發出的吶喊聲驅趕群象。這一招果然奏效。「正當聲響愈來愈近之際，突然傳出象蹄頻密的竄跑聲，彷彿受到驚嚇，一面還發出『哦哦哦……』的嘯鳴，聲震山岳，四野迴響。但是，蹄聲很快就消逝，嘯鳴聲也愈來愈小，證明火炬發揮了效應，象群折返森林了。」<sup>27</sup> 這個結果不必見血，應該是冰谷所樂見，因為「野

<sup>25</sup> 冰谷：〈驅象，血的戰役〉，《走進風下之鄉》，頁 67。

<sup>26</sup> 冰谷：〈驅象，血的戰役〉，《走進風下之鄉》，頁 68。

<sup>27</sup> 冰谷：〈叢林邊緣的火炬運動〉，《走進風下之鄉》，頁 71。

象沒有遭受傷害就跑回森林，油棕平安成長」，<sup>28</sup> 等於各安其所，互不傷害。〈象鼻原來是珍饈美味〉、〈大象的智慧〉、〈驅象，血的戰役〉、〈叢林邊緣的火炬運動〉，以及另一篇〈夜幕低垂，象鳴嘯嘯〉其實構成了相當完整的雨林敘事，記述冰谷在其墾植生涯中與野象直面遭遇的獨特經驗，這些作品確實為馬華文學所少見。

大象之外，還有其他動物。〈耕農與野獸拔河〉文中就提到野豬與羌鹿。冰谷提到他親眼目睹野豬渡河的景象，果然是難得的奇觀。他這樣回憶：「有一次黃昏，我在巴當岸河垂釣，親睹一群野豬渡河，一隻銜接一隻，排列成直線，沒有爭先恐後，顯示了高度的智慧。我約略點算，大約至少有五十隻浮在河面。那群傢伙如果潛入我們的可可園，樹毀果墜，場面肯定慘不忍睹。」<sup>29</sup> 這個平靜的奇觀其實為接下來的災難預留伏筆。冰谷接着回憶：「我一到叢林就接管油棕苗圃，每天面對幾萬株綠油油的秧苗，灌溉、施肥、除草，工作倒也簡單，一路來輕輕鬆鬆。有一天無意間發現了野豬出現的蹤跡，作詳細巡視後不禁捶胸擊肺，原來豬群悄悄作歹，苗圃邊緣絲毫未動，卻潛入中央地帶大肆飽餐。待我發覺時，牠們不知在裡面活動了多少個晨昏了。」<sup>30</sup> 這是冰谷紀實的敘述，我後來讀到張貴興虛構的《野豬渡河》，背景換成緊鄰沙巴的砂拉越，敘述的也是開芭墾植後野豬的反撲。小說家言，不僅情節離奇，文字更是汪洋恣肆：

奮鬥數月後，村人發現豬窩遍野，豬屎滿地，豬蹄印浩瀚，

<sup>28</sup> 冰谷：〈叢林邊緣的火炬運動〉，《走進風下之鄉》，頁 71。

<sup>29</sup> 冰谷：〈耕農與野獸拔河〉，《走進風下之鄉》，頁 27。

<sup>30</sup> 冰谷：〈耕農與野獸拔河〉，《走進風下之鄉》，頁 27-28。

豬啼聲不絕於耳，有鬃毛奮張的老豬，有獠牙突兀的青壯豬，有大肚子的母豬，有棕色條紋未褪的小豬，有安居樂業的在地豬，也有放蕩不羈的流寓之豬。村人鵲巢鳩占後，豬群開始反擊，有時候成群巡弋，有時三五隻打游擊戰，蹂躪農地，摧毀畜舍菜棚，攻擊村人。一九一一年豬芭村發現石油後，大批華人技工和移民湧入，木板店鋪林立，野豬棲息地被大量侵蝕，豬群騷動不安，由一頭體形如牛的豬王帶領，開始頻繁和有計劃的驅逐人類，半年內救平農地無數，奪走三個小孩、兩個女人和一個老嫗性命，死者不是被踐踏成肉醬，就是被囫圇啃食……。<sup>31</sup>

張貴興這段文字把人豬之間的衝突交代得相當淋漓盡致，雙方結局都很悲慘。相對而言，冰谷的紀實散文文字樸素無華，人豬雙方的衝突固然難免，最後只以園坵的損失收場。

《走進風下之鄉》另有一篇與野豬有關的散文，文中野豬的下場就特別讓人揪心難忘。〈獵豬傳奇〉記述的是冰谷下屬的荒誕獵豬經過。冰谷小時候就見過父親與其友人挖設陷阱捕捉野豬，在山林中墾植戶槍殺野豬更是常有的事。〈獵豬傳奇〉所敘與一般情形不同，過程分外離奇。一次是發生在夜裡，園坵司機自鎮上載貨返回山寨，路上碰上一群野豬，這些野豬「毫不知趣，猶在悠哉悠哉橫過泥路，司機踏盡油門，對着豬群向前猛衝，野豬轟然倒下，只發出幾聲哀鳴即成為車下亡魂」。<sup>32</sup>顯然這是司機的蓄意行為，與狩獵無異，被他撞死的野豬一共七頭；豬死還須放血，於是工友「把

<sup>31</sup> 張貴興：《野豬渡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頁64-65。

<sup>32</sup> 冰谷：〈獵豬傳奇〉，《走進風下之鄉》，頁79。

豬隻拖集一處，抽出腰間的長刀，往豬的咽喉刺進去，暗紅的血液飛噴而出」。<sup>33</sup>另有一次野豬的傷亡卻事出意外。工人為了拓荒開芭不惜鋸掉「一棵枝粗葉茂的大樹」，樹倒之際，突然「聽到豬隻的慘叫聲，他們趕忙跑去搜索，竟然有五頭野豬遭殃，死的死傷的傷，結果一起用車載回山寨裡，被剁成餐肉」。<sup>34</sup>

冰谷這幾篇散文其實互有關聯，無不在敘寫第三世界發展論下雨林與其原始住民的悲慘遭遇。在電鋸與推土機的不斷追擊之下，雨林節節後退，棲息其間的動物突遭酷刑，慘遭殺害，不論冰谷是否有意，這些散文見證了雨林的消失與動物的淪亡。葉茂濃蔭的大樹轟然倒下，大象與野豬血濺雨林，事過境遷之後，冰谷回頭以散文記述這些經過，反倒像是在追悼自己親歷的一場場悲劇。馬華文學雖然不乏雨林敘事，但是這些敘事似乎多與馬共或砂共的武裝鬥爭有關，雨林所扮演的多半是這些鬥爭的空間背景，冰谷這些散文直接敘寫他所親眼目睹的雨林生態變化，為馬華的雨林書寫另闢天地。在雨林日漸消失的當下——而且不限於馬來西亞——，這些散文特別值得重視。

除了大象和野豬，《走進風下之鄉》裡另有其他動物遭逢不同形式的傷害。黑熊、大蜥蜴、刺蝟、蟒蛇、山鹿等都難逃人類的毒手。冰谷雖有資格擁槍，但在〈擁槍的喜悅〉一文中，他表示「不只對槍彈沒有好感，其他殺傷力強的武器也同樣懾懾然」。<sup>35</sup>而在另一篇〈懶猴，無懼無畏〉中，他提到自己揮棒襲擊懶猴那一剎那如何心生不忍：「那毛絨絨灰白的身體，清純可愛，他幼稚的心靈

<sup>33</sup> 冰谷：〈獵豬傳奇〉，《走進風下之鄉》，頁 79。

<sup>34</sup> 冰谷：〈獵豬傳奇〉，《走進風下之鄉》，頁 79。

<sup>35</sup> 冰谷：〈擁槍的喜悅〉，《走進風下之鄉》，頁 184。

完全不設防」。於是他「扔棄了手中的木條，慢慢地緩步離開，讓純潔的小動物靜靜享受林間的孤寂與和諧。」<sup>36</sup>我特意引述這些文字，無非要澄清血腥暴力其實並非冰谷雨林生活的全部，在與動物交手的過程中也未必需要以傷亡收場。

《走進風下之鄉》一書另有不少篇章錄寫沙巴的生物多樣性。動物之外，各種果蔬若非滿山遍野，似乎也是處處可見，種類繁多，數量驚人。可惜未必受到珍惜。冰谷在〈原生種榴槿與山竹〉一文中就這麼感嘆：「山林叢野裡的原生種水果，除了榴槿與山竹，我還見過山紅毛丹、山龍眼，森林是天然資源，或許還有更多原生異種果樹等待發掘。只是多數人只以平常樹看待，砍伐後焚燒，難逃灰飛煙滅的惡運」。<sup>37</sup>他有幾篇以當地蔬果為題材的散文特別充滿野趣。〈指天椒的蓬勃姿彩〉一文寫指天椒如何與灌木蔓草爭奪生存空間，冰谷並自其蓬勃生機中領悟若干生存法則：指天椒「能以莖矮葉細、枝桠孱弱的形象突圍而出，且生生不息地遍野成長，這顯示了牠（它）們除有堅韌的自然意志力，而兼有超卓不群的生命姿彩」。<sup>38</sup>指天椒頑強的生命力也讓冰谷對生態現象多了一層了解。在他看來，「土壤、空氣沒有受到污染，一切植物，包括指天椒，因為生長健壯而產生了自然抗病力，這應該是無可置疑的」。<sup>39</sup>指天椒之外，《走進風下之鄉》還提到野茼蒿、酪梨及空心菜等。〈野茼蒿隨風飄長〉一文寫新墾地焚燒的黑土如何長出「莖高呎許、葉呈羽狀」的茼蒿，<sup>40</sup>這野茼蒿不僅成為園坵晚餐的桌上佳餚，更因

36 冰谷：〈懶猴，無懼無畏〉，《走進風下之鄉》，頁 182。

37 冰谷：〈原生種榴槿與山竹〉，《走進風下之鄉》，頁 106。

38 冰谷：〈指天椒的蓬勃姿彩〉，《走進風下之鄉》，頁 107。

39 冰谷：〈指天椒的蓬勃姿彩〉，《走進風下之鄉》，頁 109。

40 冰谷：〈野茼蒿隨風飄長〉，《走進風下之鄉》，頁 110。

此激發冰谷的鄉愁，讓他想起小時候隨母親至曠野採摘野菜的事。野苧蒿正是當時他最愛吃的野菜之一。酪梨在沙巴更是隨處可見，製成酪梨奶汁，口味尤其獨到。〈酪梨營養豐富〉一文則藉酪梨比較東、西馬對這種水果認知上的不同，在沙巴「大受歡迎的水果，西馬半島卻無人品嚐」，<sup>41</sup>來自西馬的冰谷因此引以為憾。〈空心菜吹起了喇叭〉一文寫庶民蔬菜的空心菜，這篇散文兼具知識與趣味、敘事與抒情，可說恰到好處。冰谷首先將空心菜分成籽生與水生兩種，在馬來半島，不論籽生或水生，一般人只能花錢在菜市場購買空心菜；但是「在沙巴遠離城鎮的原野邊陲，只要有陽光撒落的角落，就有空心菜的影子，在山道兩旁匍匐蔓延，或在溪邊河畔繁衍蔓長」。<sup>42</sup>因此在園坵工作的人，「假如你想吃空心菜，只要到可可或油棕園裡去，泥徑兩旁和流水不急的河溪，你會輕易地發現這種翠綠肥美的莖類植物，順手一摘，『啪』地一聲，斷節時發出清脆的聲響，那是又嫩又脆的訊號。」<sup>43</sup>這段長句有畫面有聲音，是冰谷散文的上品。冰谷還說，他們吃空心菜「專挑鮮嫩新長的尾節」，若搭配野生的指天椒炒過，即可端出令人「回味無窮、耳鼻生煙」的「馬來風光」這道庶民炒菜。冰谷讚賞空心菜選擇在渺無人煙的赤貧地帶生長，「自由綻開喇叭狀的白色花朵」，展現其「瀟灑的生命」。<sup>44</sup>

---

41 冰谷：〈酪梨營養豐富〉，《走進風下之鄉》，頁 140。

42 冰谷：〈空心菜吹起了喇叭〉，《走進風下之鄉》，頁 152。

43 冰谷：〈空心菜吹起了喇叭〉，《走進風下之鄉》，頁 152-153。

44 冰谷：〈空心菜吹起了喇叭〉，《走進風下之鄉》，頁 154。



## 三

《走進風下之鄉》無疑是一部難得的墾荒文學作品，不僅擴大雨林作為創作題材或元素新的可能性，更為雨林書寫開拓另一個新的面向。由於關懷不同，冰谷這部散文集雖然主要以雨林為背景，但卻不屬於一般生態文學批評（ecocriticism）所說的自然書寫（nature writing）。自然書寫有其嚴謹的界說、範疇與關懷，生態批評學者蔡振興在其近著《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中即這麼指出：

所謂「自然書寫」……通常是作者遠離城市的塵囂，到某個地方住上一段時間，並把自己所見所聞、對自然的觀察、凝視、沉思、反省，以一種像日記般的文學形式記載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人與土地的關係。「自然書寫」雖然是一種人為構設的文學形式，但它的主角是有情的「自然」，而不是「人」。因此，它要凸顯的不是人的價值觀，而是自然的價值觀；它所要表達的是人從自然的觀察中所得到的頓悟；它所要歌頌的不是以人為中心的思想，而是從生物中心論（biocentrism）所領悟出來的一種人與自然共生共榮的想法。<sup>45</sup>

蔡振興對自然書寫的描述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擺脫以人為中心的自然觀，強調地球不止為人所獨有。二是由此衍生出眾生平等的觀念，人因此不是征服者，而應與自然萬物共生共榮，這當然是對所謂人定勝天之類概念的否定。此之所以梭羅（Henry David Thoreau）的《華爾騰湖》（*Walden; or, Life in the Woods*，另一常見譯

---

<sup>45</sup> 蔡振興：《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9年），頁40-41。



名為《湖濱散記》) 會被視為自然書寫的重要經典。

華爾騰湖位於距波士頓不遠的康考德鎮 (Concord) 近郊，面積二十五公頃 (六十一英畝)，周長二點七公里 (一點七英哩)，只能算是小湖，不過四周林木茂盛，樹種不少，當然因梭羅的名著而聞名於世。梭羅自一八四五年七月四日至一八四七年九月六日，在華爾騰湖邊其友人愛默生 (Ralph Waldo Emerson) 所有之土地自建小屋居住了兩年兩個月又兩天，日後他為這兩年之所見所思設定主題，寫成《華爾騰湖》一書，只是他在書中把時間濃縮為一年。經過數年並八易其稿之後，此書終於在一八五四年出版。一百六十年來對梭羅此書的討論可說汗牛充棟，晚近更有不少學者與批評家以自然書寫的視角析論這部名著，並視之為自然書寫的基礎文本。尤其自一九九五年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彪爾 (Lawrence Buell) 出版其近六百頁的巨著《環境想像：梭羅、自然書寫與美國文化的構成》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之後，《華爾騰湖》在自然書寫的地位已成定論。<sup>46</sup> 梭羅在華爾騰湖畔的兩年其實是在進行一場實驗，他想確定遠離塵囂，回歸自然，嘗試了解自然，並在自然中尋求簡樸生活的可能性。在〈我的住所與我為何而活〉 (“Where I Lived, and What I Lived For”) 一章中他闡明選擇幽居樹林的本意：

我到樹林去，因為我想小心謹慎地生活，想僅僅面對生活的基本事實，看看自己能否學會生活必須教導我的東西，而非到臨終之日才發現自己一生白活。我不想活得不像生活，活

<sup>46</sup> Lawrence Buell,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 1995), pp. 115-126.

着是那麼珍貴；除非有必要，我也無意過退隱生活。我想要深入生活，吸納生命的全部精髓，穩穩當當地，像斯巴達式那樣地生活，從根拔去所有不屬生活的東西，像修剪田地，修剪得那麼緊湊，把生活逼到牆角，並將之減縮到最低的條件……。<sup>47</sup>

因此在同一章裡面，梭羅一再提醒我們簡樸生活的重要性：「簡樸，簡樸，還是簡樸！」（“Simplicity, simplicity, and simplicity!”）<sup>48</sup> 在湖畔林中的簡樸生活裡，梭羅觀察四季周遭環境的變化。譬如，在〈聲音〉（“Sounds”）一章裡，他專心聆聽自然界裡各種生物發出的聲音；在〈野獸鄰居〉（“Brute Neighbors”）一章裡，他觀察各種鳥獸冬季的活動；而在〈春天〉（“Spring”）一章裡，他看到群雁北飛，孤鷹在空中盤旋嬉戲。在湖畔林中，梭羅與飛鳥走獸為鄰，深刻體會到人只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並無權主宰自然萬物。自然界的種種活動其實也叩應着人的情感起落，而在這樣的簡樸生活中，人才能擯棄世俗的生活羈絆與物慾要求，在冥想中追求精神復甦。

這裡當然無法詳論《華爾騰湖》一書。對梭羅而言，林中湖裡的生命律動無不是他苦思冥想的對象。他寫作《華爾騰湖》，用蔡振興的話說，就好比〈我的住所與我為何而活〉一文中提到的司農雄雞，要以啼聲把「人們從深沉的睡眠中喚醒」。<sup>49</sup> 這裡特意以梭羅的名著為例，主要在說明自然書寫的本質與基本關懷，其中尤其

<sup>47</sup> Henry D. Thoreau, *Walden*, ed., Walter Harding, An Annotated Edition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5), p. 87.

<sup>48</sup> Thoreau, *Walden*, p. 88.

<sup>49</sup> 蔡振興：《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頁 61。

隱含美國生態學家李奧柏德（Aldo Leopold）在其名著《沙郡年記》（*A Sand County Almanac*）所提到的土地倫理（land ethic）。李奧柏德認為，「土地倫理從智人（Homo sapiens）的角色，從土地社群（land-community）的征服者改變為此社群單純的成員和公民，表示對其他成員的尊重，以及對此社群的尊重」。<sup>50</sup>換言之，強調土地倫理無非旨在設法維護生物社群（biotic community）的完整與穩定。在《華爾騰湖》一書裡，梭羅清楚告訴我們，人與湖泊、樹林，以及樹林中的鳥獸和植物都是組成土地社群的一分子，基於這樣的認知，人不應該成為自然與土地的征服者或掠奪者，而應該與社群中的其他組成分子彼此尊重，相互依賴，和諧共存。這是人置身於土地與自然中的倫理抉擇。再引蔡振興在《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一書中的話說，「自然就像神一樣，人端詳自然並與自然溝通，就像是一種精神上的啟迪與再生」。<sup>51</sup>

從上述的簡要分析我們不難看出，自然書寫與墾荒文學之間具有無法調解的根本差異。這一點認識非常重要，重點不在二者之間的輕重對錯，我要強調的是，就文學論文學，清楚辨識作品的類型屬性在詮釋上的重要性。回頭看冰谷的《走進風下之鄉》，雖然整體而言，此書無法歸類為自然書寫，但是書中確有少數幾篇卻頗富自然書寫的元素。譬如在〈又是蝙蝠起飛時〉一文中，冰谷回想小時候住在山腳岩壁石屋常見蝙蝠糞便的往事，他還提到大蝙蝠如何「是榴槿花的主要交配媒介」。原來「榴槿花在靜夜裡開放，日間忙碌的昆蟲都歇息了，而大蝙蝠即在那時刻登場，因榴槿花淡然的

---

<sup>50</sup> Aldo Leopold,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70), p. 240.

<sup>51</sup> 蔡振興：《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頁 42。

幽香而長途跋涉」。<sup>52</sup> 這段話相當貼切地描述了自然界相依相輔、共生共榮的和諧現象。作者夜裡推窗仰望，偶見蝙蝠井然有序地成群翱翔，「夜空蕩蕩如浩瀚銀海，那些徐徐滑行的黑點，彷彿是銀海裡縹緲的點點小舟，向明潔的夜空蕩蕩飄去，沒有雁鳥淒切的長唳，也沒有野鴨失群的孤鳴」。最後兩行狀寫雁鳥與野鴨的悲傷當然是擬人化的筆法，無非在凸顯蝙蝠翩然守序的集體意志與智慧，即使「在風緊雨急的夜晚」，這樣的「陣容依然沒有改變」。<sup>53</sup> 冰谷對蝙蝠習性的觀察無疑為他帶來某種頓悟，他不僅在蝙蝠身上看到集體守望的美德，同時也體會到自然界互依共存的現象。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冰谷告別工作了五年的沙巴雨林；離開的原因很簡單，可可的市場一蹶不振，園主無法承受連年的虧損，不得已把全部產業變賣。所幸有位股東在馬來半島的大港（Sungai Besar）附近承接了一座一千五百英畝的油棕種植園地，讓冰谷有落腳之處。冰谷於四月二日回到吉打家門，席猶未暖，翌日又匆匆收拾行囊，跟園主偕僮上路，到霹靂州南端去開天闢地。那是一片沼澤荒地，冰谷面對另一項墾荒的考驗，幸虧這段日子不長，一年半的苦心經營之後，他獲得一個出國的機會，受聘為一個掛牌公司的高級種植經理，輾轉十餘小時的飛行，來到另一座雨林——位於南太平洋的所羅門群島，繼續其墾荒栽植棕櫚的工作，一直到二〇〇三年才離開。<sup>54</sup> 所羅門六年，工作之餘，冰谷勤於寫作，留下一部《掀開所羅門面紗》。這本書的形成頗為曲折，應該一提。就如同撰寫《走進風下之鄉》，冰谷初抵所羅門群島約一年後即開

<sup>52</sup> 冰谷：〈又是蝙蝠起飛時〉，《走進風下之鄉》，頁 178。

<sup>53</sup> 冰谷：〈又是蝙蝠起飛時〉，《走進風下之鄉》，頁 179。

<sup>54</sup> 這段經歷主要據冰谷致作者電郵所敘（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三日）。

始陸續書寫他的南太平洋經驗。二〇〇五年他將與所羅門系列的若干散文集結成《火山島與仙島》出版，五年後有關所羅門經驗的系列散文另外以《南太平洋的明珠》為書名在臺灣面世。這部二〇一七年的《掀開所羅門面紗》則是以《南太平洋的明珠》為基礎，另加上退休後在《南洋商報·商餘》副刊〈文明邊緣〉專欄所寫的作品編輯而成，冰谷顯然視之為《南太平洋的明珠》之增訂版，還為此寫了一篇〈增訂版序〉，慨言「自己在島上走過的路也不是短途，也歷過所島一場相當慘烈的內戰，凡此種種，都豐富了作品的內容和增加文字的含量」。〈增訂版序〉也表明他所寫的是所羅門這個「蕞爾小國的山光水色、奇異習俗，以及許多有別於別國的趣事異聞」。<sup>55</sup>

冰谷這種體認非常重要，在某種意義上無異於為這部《掀開所羅門面紗》的本質定調。就文學人類學（literary anthropology）的視角而論，冰谷這部散文集對所羅門群島的民俗、節慶、飲食、傳說、藝術、文學，以及地理、環境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觀察與紀錄，就像人類學家的蹲點筆記或報告，是研究所羅門乃至於南太平洋群島文化的重要材料。冰谷是一位資深的散文作家，他的觀察與紀錄與一般人類學家的活動不盡相同，《掀開所羅門面紗》一書所涉及的更多的是文學再現（representation）的問題。這跟人類學家刻意追求所謂科學和客觀的調查有其本質上的不同。後者企圖建檔的是他們信以為真的歷史、社會及文化文獻，前者在乎的則是再現過程中的風格與感性。不過晚近也有人類學的文學轉向（literary turn）一說，譬如美國著名人類學家吉爾茲（Clifford Geertz）所推崇的文

<sup>55</sup> 冰谷：〈增訂版序〉，《掀開所羅門面紗》（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7年），頁15。

化的符號分析，其實與他早年研究印尼巴里島鬥雞時採用的深厚描述（thick description）策略有關，這種策略注重細節，像文學敘事那樣細緻地再現客體文化的背景、內容等。<sup>56</sup>《掀開所羅門面紗》當然不是一部人類學著作，對冰谷而言，所羅門是一個他者（the other），是他凝視的客體，他的再現出於散文作家的體察與感性，但這並不妨礙此書可能具有的人類學意義。

在〈嵌在南太平洋裡的明珠〉一文裡，冰谷以鳥瞰的視野再現所羅門群島鬼斧神工的自然地貌，並從其再現的地貌中看到難能可貴的土地倫理：「潮起潮落，這些形狀不一的島嶼日以繼夜地任由驚濤駭浪拍擊它們的岸邊，但土地並未因此而遭受腐蝕，反而在潮聲裡安然從容、堅毅不拔地，保持着片片深綠與青春，讓繁花碧樹、奇禽異鳥與人類，在它們肥沃的土地上不斷地衍長。」<sup>57</sup>這裡提到奇禽異鳥，特別值得注意。所羅門群島百分之九十的土地為熱帶雨林，卻與沙巴大不相同，在〈山林綠色的呼喚〉一文中，冰谷說這裡「並不是猛獸窩藏的地方」。相反地，在所羅門，「無論多蔭鬱深邃，我一樣可以毫無顧忌地高歌闊步，走入林間，消受霧散雲聚、風湧嵐逝的悠閑」。<sup>58</sup>在同一篇散文臨結束時，他以類似的語氣表示，在所羅門「蒼茫濃密的林間，除了啾啾鳥語，唧唧蟬鳴，蟲蛇絕跡，猛獸無聲。一到日落西沉，夜幔低垂，深深的原野，只聞林高風響，無邊落木蕭蕭下。沒有日裡水蛭纏腰的煩憂，亦無夜半獸撼的驚慌。」<sup>59</sup>顯然這是一個相對安詳平和的世界，這也說明了，

---

<sup>56</sup> 請參考Clifford Geertz,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Cambridge: Polity, 1988).

<sup>57</sup> 冰谷：〈嵌在南太平洋裡的明珠〉，《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24。

<sup>58</sup> 冰谷：〈山林綠色的呼喚〉，《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31。

<sup>59</sup> 冰谷：〈山林綠色的呼喚〉，《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32。

即使同樣身處雨林，同樣是墾植生涯，冰谷的所羅門經驗和感受與之前在沙巴者截然不同。反映在散文創作中，《掀開所羅門面紗》與《走進風下之鄉》展現的是截然不同的面貌，至少前者少了後者不時可見的血腥、暴力與艱險，這些現象不僅說明了兩者雨林生態的差異，也透露了掌握權力的人面對生態環境的心態。

冰谷不只一次將自己滯居所羅門群島的六年歲月比喻為流亡，從相對開發的馬來西亞到他所說的文明邊緣，彷彿這是一種自我放逐。有趣的是，相較於《走入風下之鄉》，《掀開所羅門面紗》對他在島國六年的墾植工作其實著墨不多。〈荒村風雨夜〉一文記述冰谷在風雨之夜滯留本迪卡羅村（Bunikalo Village）久候渡輪的經過。夜深人未必靜，加上屋外風雨交加，他瞻前顧後，不免心有感懷：

從事農耕數十載，一向慣於早睡早起，此刻已過了我平日就寢時間，難禁綿綿的睡意，看着窗口間架着幾片木板，剛好足夠容納我瘦削的身型，於是爬了上去，以一塊方木為枕，如此就將兩百六十餘根骨頭平鋪下去。近十年來，因三餐而四處漂泊流離，早慣於隨遇而安，所以無需舒適服貼的床被，頭枕粗木背靠硬板，流落在荒原僻野的一間雜亂空屋裡，竟也賓至如歸……。<sup>60</sup>

或者在告別所羅門群島前夕，他在〈走出蒼林，作別藍海〉一文中回首四十年農耕與墾荒生涯後的感慨：「許多人像我這把年紀，早已撇下一切俗務，含飴弄孫或遊山玩水去了。只有我年逾六十，依然在人生的旅途上顛沛奔波，像晚空遲歸的一隻雁，在暮靄沉沉裡

---

<sup>60</sup> 冰谷：〈荒村風雨夜〉，《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72。



猶疲憊盤旋又盤旋。」<sup>61</sup>

前面曾經提到，《掀開所羅門面紗》的重要貢獻之一是其文學人類學的意義。冰谷在農耕之餘，以其散文揭開所羅門面紗背後的多重樣貌，其中有幾篇涉及這個島國的歷史。〈骷髏島〉一文所敘為冰谷與其夫人在旅遊途中乘快艇探訪骷髏島的經過。抵達島上，「沿着荒徑走不到二十步，便見到一座礁石堆砌而成的臺階，高四呎許，有十餘呎寬大，其上歪歪斜斜地擺着一個陳舊不堪的 A 字形木盒」。<sup>62</sup> 快艇主人將木盒門蓋打開，裡面齊整的礁石竟嵌藏着一百多個骷髏——據說那些都是部落酋長的頭顱。原來這些骷髏背後竟深藏着所羅門群島住民血腥暴虐的史前史：「在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所羅門群島還處在混沌的蠻荒時期，各地分成大大小小的部落，由酋長統治，而酋長頭顱不保，也就等於一個部落宣告滅亡，土地遭佔領，壯丁被敵方殲滅，小孩婦女成為俘虜。」從現代人的角度看，這是屠族滅戶的悲劇。因此冰谷在文末會有這樣的感嘆：「我想，這些堆壘成臺的礁石，每一塊，必都沾滿過腥膻的血漬，和歷史沉痛的記憶！」<sup>63</sup>

〈霍尼亞拉風情〉一文記述的則是所羅門國都霍尼亞拉（Honiara）的前生今世。霍尼亞拉是新首都，二戰前只是個小村落，現在已蛻變為這個島國的政治、商業與文化中心。在敘述霍尼亞拉的現代化發展之餘，冰谷不忘提及太平洋戰爭期間所羅門群島的遭遇——盟軍與日軍曾經在這一帶發生毀滅性激戰，雙方傷亡慘重。戰後美國人在霍尼亞拉豎立了和平紀念碑悼念這場戰事：

61 冰谷：〈走出蒼林，作別藍海〉，《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207。

62 冰谷：〈骷髏島〉，《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00。

63 冰谷：〈骷髏島〉，《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01。



於淒淒的山風裡，〔你〕目睹朱砂色大小高矮不一的碑牆，讀牆上密密麻麻地刻滿戰情的文字，你不禁深沉體驗到人性底殘酷。軍隊登陸的時間和地點，炮艇沉沒的數目和名號，美日雙方軍官和士兵的死亡人數等等。總之，戰事自幕起至幕落，均有詳細清楚的記載，這無疑是一部牆的史書，有令人喟嘆的生命的犧牲，也有叫人惋惜的金錢的損失。<sup>64</sup>

另一篇〈鐵底海峽的歷史傷痕〉也涉及所羅門的戰爭記憶，文中特別提到，這座美國和平紀念碑建於一九九二年，除交戰雙方人員的傷亡外，軍艦與戰機的損毀也很驚人，不難想像當年戰況的慘烈：

就沉沒於海底而無法重見天日的軍艦和戰機數目，已令人驚訝不已——美國二十八艘，日本十六艘，澳洲、紐西蘭各一艘，單以這些折損的數字，便可窺視當年瓜打肯納島之役（The Battle of Guadalcanal），確是一場慘絕人寰、驚天動地的浴血戰。這些花費數千億元製造多年始完工的軍備，在短短的半年之間（此役於一九四二年八月七日爆發，一九四三年二月九日結束）變成海底廢鐵。兵燹戰火之殘酷無情，真是人為的人間慘劇，人性醜惡的一面暴露無遺。<sup>65</sup>

在這些損失數字背後更悲劇的當然是人命的傷亡。這兩段文字都以冰谷的喟歎終結，不過在喟歎之餘，他的文字也喚起了所羅門的戰爭記憶，讓所羅門的歷史聯結上世界現代史。只是不幸的是，這個島國的現代性竟然是以戰爭開始的，邊陲的化外之地也無法自外於更大的世界的歷史進程。

<sup>64</sup> 冰谷：〈霍尼亞拉風情〉，《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77。

<sup>65</sup> 冰谷：〈霍尼亞拉風情〉，《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57。

與這些戰爭記憶相關的則是兩篇所羅門民族英雄雅谷·武射（Jacob Vouza）的傳奇故事：〈生命的奇蹟〉與〈尋找英雄塚〉，前者敘述武射在英國殖民時期如何因優秀表現而「成為一名警民愛戴的警官」，而在日據時期，他被吸收加入美國情報組織，不幸為日軍所捕，「一陣威迫利誘之後，日軍見武射視死如歸，深知難以得逞，遂將他捆於樹上，向他開了一槍，又在他頸上刺了數刀，日軍見他血流如注，以為必死無疑」。<sup>66</sup>沒想到日軍離去之後，昏迷中奄奄一息的武射竟奇蹟地甦醒過來，甚至還能在沒有人幫助的情形之下自行脫逃，並且在向美軍報告敵人行蹤之後才肯接受就醫療傷。英、美兩國政府還因此分別頒贈武射銀星勳章與勇士勳章，冰谷認為武射的事蹟「宛如一則融合了神秘、詭異的傳奇故事」。<sup>67</sup>後者則追述冰谷與其夫人造訪武射墓園與故居的經過。武射於一九八四年四月十五日病逝，雖然霍尼亞拉警察宿舍前豎立有武射的塑像，但其墓園卻在遠離都城的加利福尼亞村（California），車子須東拐西彎，路經崎嶇泥路、棕櫚園、樹林等，到了「樹林盡處，果然出現幾間碩莪葉搭建的房子，周遭是疏疏落落、高聳挺拔的熱帶標誌——椰子樹，低矮但茂密的香蕉和木薯」。<sup>68</sup>武射與其夫人的墓園就在其故居旁邊。在參觀了武射的墓園與故居之後，冰谷頗多感觸，為武射埋身的這個「具有歷史痕跡卻遭長期冷落的村莊」感到可惜。<sup>69</sup>

上述幾篇散文無疑為《掀開所羅門面紗》一書增添了若干歷史

66 冰谷：〈生命的奇蹟〉，《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35。

67 冰谷：〈生命的奇蹟〉，《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36。

68 冰谷：〈尋找英雄塚〉，《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40。

69 冰谷：〈尋找英雄塚〉，《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42。

的縱深，多少讓我們看到所羅門群島如何被迫捲入現代亞太地區歷史的發展進程。除了歷史，書中另有兩篇散文提到這個島國的文學。其一〈所羅門群島的搖籃曲——島國獨立後第一本文學作品〉評介的是一本叫《寶魯寶魯》（*Poru Poru*）的童謠集，出版於一九八〇年，雖然只有二十首，卻是所羅門婦女寫作人協會十二位成員在各地採集後，以羅馬化土語與英語編寫而成，薄薄二十四頁，是島國自一九七七年獨立後出版的第一本本土文學作品，因此有其文學史的意義。其二〈把和平列車開入詩壇——幸會所羅門著名女詩人朱莉·麥金妮〉則是回顧他與朱莉·麥金妮（*Jully Makini*）兩次會面的經過。冰谷筆下的麥金妮不僅是位詩人，還是六個孩子的母親，更身兼職業婦女與社會運動者。她的經歷與生活體驗自然就成為她的創作素材，像世界和平、核子廢料、女性婚姻之類的議題都是她的詩的重要關懷，因此她的詩具有明顯的政治立場與批判意識。由於麥金妮任職於當地的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冰谷覺得自己「卻天天伐林砍木，種植油棕，彼此因職責而形成對立」，<sup>70</sup>不免有些尷尬。其實冰谷倒是頗能欣賞她的詩的，文中還譯了麥金妮兩首詩的部分詩行，以展現這位女詩人的風格與關懷。

不過在我看來，《掀開所羅門面紗》的重要成就是那些與海洋生活有關的散文，這類散文數量不少，為過去冰谷散文創作所少見，反而構成這本散文集明顯的特色。這些散文在臺灣有可能會被歸類為山海文學，但特定的山海文學偏於臺灣原住民的創作，又與冰谷的散文有所不同。晚近學術界有大洋洲文學（*Oceanian Literature*）這種區域文學的分類，泛指夏威夷以東南太平洋大小島國的文學

---

<sup>70</sup> 冰谷：〈把和平列車開入詩壇——幸會所羅門著名女詩人朱莉·麥金妮〉，《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52-153。

事實，這些島國固然擁有本土的原住民語言，唯就書寫文字而言，因受美、英新舊殖民帝國的影響，英文仍為主要的創作語文。<sup>71</sup> 冰谷的〈文化村，傳統藝術匯流站〉一文有一段文字描述南太平洋若干島國的人種與複雜的語言分布，值得參考：「美拉尼西亞、波里尼西亞、麥克尼西亞三大種族所分布的這些島國，各有其不同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同時由於居島交通不便，語言的分歧迥異不必待言。根據了解，共有一千二百種通用土語，而單在所羅門群島，有紀錄的土語就有八十七種，不可謂不多，因為所羅門只有九個省，平均每省有近十種不同的語言。」<sup>72</sup> 惟就書寫而言，這些島國的文學創作語言反而以英文為主。除了書寫的英文創作之外，口述（orality）也是這些島國的重要文學傳統。冰谷提到的所羅門的第一本文學作品《寶魯寶魯》，成書之前原來就是從各地採集來的流傳民間的童謠合集。

大洋洲文學與亞洲、非洲、歐洲、北美、拉美文學不同，主要在於其獨特的地理與生態環境——海洋與島嶼界定了大洋洲文學的屬性。冰谷散文中的所羅門經驗就有不少涉及海洋與島嶼，畢竟所羅門是個浮出海面的群島之國，海洋與島嶼左右了這個國家的文化、宗教與日常生活。譬如〈在大海與陸地之間〉一文，寫的就是所羅門島民背山面海純樸實在的生活：「一葉扁舟，一支魚具，加

---

<sup>71</sup> 有關大洋洲的歷史與文化論述，可以參考東加作家兼人類學者豪奧法（Epeli Hau'ofa）看法，見 Epeli Hau'ofa, "Our Sea of Islands," in Eric Waddell, Vijay Naidu and Epeli Hau'ofa, ed., *A New Oceania: Rediscovering Our Sea of Islands* (Suva, Fiji: The Univ. of the South Pacific in association with Beake House, 1993), pp. 2-16；另請參考 Hester Blum, "The Prospect of Oceanic Studies," *PMLA* 125.3 (2010): 670-677.

<sup>72</sup> 冰谷：〈文化村，傳統藝術匯流站〉，《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60-61。

上長刀一把，就涵蓋了他們全部生活的內容：出海打魚，入山耕作，那是很原始的生活模式。森林和原野提供了一切用品，大海與土地捐獻了所有的糧餉。」<sup>73</sup>從冰谷簡單的描述不難看出，海洋與島嶼的確主宰了所羅門島民的基本生活與經濟活動。冰谷當然不是所羅門作家，《掀開所羅門面紗》也不屬於所羅門文學，不過若擺在大洋洲文學的脈絡解讀，這本散文集是可以產生新的面向與意義的。

〈碧海藍天，槳聲舟影〉一文的主題是所羅門隨處可見的獨木舟。某日傍晚，冰谷在海邊散步，剛好見有一艘獨木舟準備靠岸，划舟的竟是一對六歲和四歲的姐妹。這個插曲很重要，兩位小姐妹划舟的膽識與能耐引發了作者對獨木舟的興趣。首先是獨木舟與所羅門地理與生態環境的關係，按冰谷的說法，所羅門因為是群島之國，公路較少，發展緩慢，獨木舟反倒成為主要的交通工具：

土人似乎全部結廬海灣，依水而居，一是避風，二是少浪，三是方便出門，省腳力。庭前雖無標緻的車子，屋後卻有身輕如葉的扁舟：登上舟子，木槳輕輕一擺，東南西北任由選擇，不必擔心油價問題，也絕無途中塞車那種煩惱，逍遙而自在。

所以，土人家有一舟，如有一寶，無不視其為第二生命。出海垂釣，摸海參，撈蝦捉蟹，靠它；找村友，探親戚，不能沒有它。總之一槳在手，便可以在浩瀚的海波中遨遊無阻了。<sup>74</sup>

這些文字看似簡單，卻清楚賦予獨木舟在大洋洲群島世界中的人類學意義。由於所羅門是個群島之國，獨木舟就像飄浮的小島，

<sup>73</sup> 冰谷：〈在大海與陸地之間〉，《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22。

<sup>74</sup> 冰谷：〈碧海藍天，槳聲舟影〉，《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26。

形成島嶼之間的橋樑，聯結所羅門的大小島嶼。獨木舟更是島民的生產工具，對島民而言，是賴以維生的基本器材。除此之外，也是維持家族乃至於社群關係的重要媒介。小小的一艘獨木舟，在所羅門群島島民的經濟與文化生活中扮演多元的角色，發揮多重的功能，因此產生了別開生面的獨木舟文化，甚至造就了民間的藝術形式。〈文化村裡的熱浪〉一文中就提到一種叫〈划舟〉的傳統舞蹈，即演繹自獨木舟在島民日常生活的特有地位。原來這種舞蹈是由兩隊婦女演出的，「她們赤裸上身，下體（身）穿着椰絲織成的條狀圍裙，每人雙手握着竹竿，彎成獨木舟的形狀。兩隊編成兩隻獨木舟，她們在大海中划呀划呀，一面划舟一面歌唱，鼓聲螺聲驟然緊密起來。她們的動作與螺鼓的配搭倒也齊整靈巧……。」<sup>75</sup>

由於獨木舟在所羅門島民經濟與文化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如何確保製舟材料供應無虞於是成為至關緊要的問題。冰谷在〈碧海藍天，槳聲舟影〉中做了這樣的說明：

用以建造扁舟的舟木，為所羅門熱帶雨林中的特產，賤生易長，葉片又闊又厚，樹幹高聳，外皮灰白，為所羅門政府禁止輸出的木材，專保留供土人造舟之用。舟木的木質其實不算堅硬，唯富有強大的韌性，且浮水性高，絕對是林木中造舟的翹楚。所羅門島民的祖先在蠻荒時期已經懂得以舟木造舟，把舟木當作天然財寶。<sup>76</sup>

所羅門得天獨厚，獲得上天的眷顧，山林中竟然孕育着製作獨木舟的原始樹木，而更重要的是，這種樹木受到法律的保護，其獨木舟文化才能自成傳統，並在日常生活中繼往開來，顯然不是沒有

<sup>75</sup> 冰谷：〈文化村裡的熱浪〉，《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67-68。

<sup>76</sup> 冰谷：〈碧海藍天，槳聲舟影〉，《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27。

原因的。所羅門的獨木舟文化並非留存着流為節慶日的表演項目而已，而是尋常日子裡島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碧海藍天，槳聲舟影〉一文最後以冰谷親眼目睹的一場奇景展現獨木舟在所羅門島民現實生活中的難以替代的意義，在別的文化中恐怕難得一見：

那時是下午一時許，正當我們的快艇乘風破浪之際，前方海面驀然湧現舟影點點，迎面緩緩而來，靠近時我才恍然大悟，舟上三五成群都是學生。原來是放學時刻，村落的學童正輕呼淺笑地划木舟回家。他們揹着書包，由一人撐槳，輕輕鬆鬆、平平穩穩地在波光粼粼中友善地向我們點頭致意。他們的舟子都染上色彩，有的淺藍，有的綠紅，二十餘隻木舟頓時把沉寂的海面調得燦爛起來。<sup>77</sup>

〈碧海藍天，槳聲舟影〉始於兩位小姐妹的划舟活動，而以學生海上群舟的畫面終，前後呼應，結構完整，象徵獨木舟文化在所羅門島民生活中如何生生不息，世代相傳。這是一篇頗能緊扣大洋洲文學中海洋與島嶼屬性的重要散文作品。

類似的作品在《掀開所羅門面紗》中其實不少，像〈嵌在南太平洋裡的明珠〉寫作者初抵所羅門群島的驚喜印象，〈魚鱗的滋味〉寫香炸魚鱗如何令人難忘，〈納利果實走過苦旅〉寫所羅門島民如何視納利果樹（Ngali Nuts Tree）為國之瑰寶，〈番薯，非象徵荒涼歲月〉寫番薯如何「成為島民生活裡不可割捨的經濟糧食」，<sup>78</sup>〈所羅門寶藏〉寫島國豐富多樣而又廉宜的海產，〈檳榔的誘惑力〉寫檳榔被島民「譽為窮人的啤酒」，只因檳榔價格低廉，又兼「可

<sup>77</sup> 冰谷：〈碧海藍天，槳聲舟影〉，《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127。

<sup>78</sup> 冰谷：〈番薯，非象徵荒涼歲月〉，《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88。



以刺激腦神經」，<sup>79</sup>〈貌醜味美的椰子蟹〉寫所羅門群島與南太平洋諸國常見的螯如鐵鉗的椰子蟹，〈火山島上的仙鳥兒〉寫美加寶鳥如何因蛋大且具經濟價值而必須給予保護……。對所羅門島民而言原屬稀鬆平常的事物，在冰谷這位外來者的視角下卻樣樣新奇，甚至讓熟悉的因為變成陌生而產生新的意義。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發現，界定《掀開所羅門面紗》中的諸多散文的，一言而蔽之，大抵就是海洋與島嶼，我們從中也可以看出這本散文集與大洋洲文學的親和關係。

#### 四

上文曾經提到，冰谷的散文自敘性強，主要因為其作品多半源於自己的生命歷程與生活經驗，以上的討論對此也已指證歷歷。二〇一一年冰谷出版其《歲月如歌——我的童年》，書分三輯，收入自傳散文五十篇，故名思義，這些散文處理的正是他的童年往事，不論追念父母親情，或者記述膠工的貧困、求學的艱辛、新村的惡夢，正如冰谷在〈翻閱童年——自序〉中說的，這些往事「都是堪足回味的，值得我再三思索，……讓除了我自己，別人也能或多或少體悟那個時代的歷史變遷，和鄉野村民的求生掙扎景觀」。<sup>80</sup>因此在冰谷的構思中，這些自傳散文既是個人的，也是集體的；既是家族的，也是時代的，除了記錄其個人與家人的生命經歷之外，也見證了馬來亞獨立前——距馬來西亞這個國家的成立還很遙

<sup>79</sup> 冰谷：〈檳榔的誘惑力〉，《掀開所羅門面紗》，頁 96。

<sup>80</sup> 冰谷：〈翻閱童年——自序〉，《歲月如歌——我的童年》（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1 年），頁 13。本書另有臺灣繁體字版，書名改為《辜卡兵的禮物——翻閱童年》（臺北：釀出版，2015 年）。



遠——某一段重要的歷史時刻，這也正是《歲月如歌》一書的歷史意義。

我在析論《橡葉飄落的季節》時多少已經觸及冰谷童年時代的膠工生活，此處不贅。陳大為在題為〈回甘〉的序文中以「苦難」一辭統攝《歲月如歌》全書題旨，應可視為定論。不過他也發現，「冰谷的童年記憶中飽含着一份超越物質的幸福。在這麼多年後驀然回首，以細膩、輕快的筆觸去書寫孩童歲月，那遠去的苦難已轉化成珍貴的生命內容。此刻下筆成文，雖有八分艱苦，仍帶兩分甘甜」。<sup>81</sup> 這其實也是冰谷眾多自敘性散文之所以令人省思的地方。

《歲月如歌》裡有若干篇章牽扯到馬來亞共產黨，陳大為認為「冰谷對馬共的敘述完全限制在親身經歷範圍內，沒有據此進行傳奇性擴張」，<sup>82</sup> 這也是實話。日本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投降，太平洋戰爭結束，英國殖民主重返馬來半島，馬共選擇繼續其反帝反殖的武裝鬥爭，一些橡膠園的英籍經理因心生畏懼而紛紛離去，有的橡膠園就交由華人「管迪力」（contractor）管理，馬共則遷怒於這些為殖民主服務的華人，甚至施以暴力懲罰。《歲月如歌》裡有一篇〈恐怖的槍殺事件〉，敘述的正是冰谷大約七歲那年親歷的血腥事件。有一天晌午，冰谷與母親收完膠液，來到秤膠棚準備稱重，正當母子坐在棚外的土墩休息時，事情發生了：

……突然有三個穿綠色軍服的陌生漢，神色匆匆地撞進來，驚動了所有正在繁忙的眾人；「管迪力」一見被嚇得臉青額白，立刻拋下的一切，拔腿飛奔，往膠林斜坡的方向逃命，陌生漢默不出聲一起追過去，「管迪力」逃不到百步忽然傳來

<sup>81</sup> 陳大為：〈回甘〉，收入冰谷：《歲月如歌》，頁11。

<sup>82</sup> 陳大為：〈回甘〉，頁9。

「呼呼呼」三響槍聲。然後一切回歸靜寂。<sup>83</sup>

事出突然，「像一陣海嘯捲上堤岸」，大家一時驚慌失措。冰谷則躲在母親臂膀顫慄不已。「這一刻，整片膠林陷入從未有過的死寂，連平日愛在枝頭上喧鬧的鳥兒也噤若寒蟬」。<sup>84</sup>對冰谷而言，半個多世紀之後，這個宛似小說情節的槍殺事件依然歷歷在目。他在回憶中提到當年某些鄉民對馬共的印象，顯然負面居多，他們甚至以「山老鼠」稱呼馬共。「因為當時游擊隊經常從山林出來騷擾鄉民，馬共已是人人心目中的恐怖分子，自然變為禁忌。」<sup>85</sup>讀過馬共總書記陳平回憶錄《我方的歷史》的人都知道，類似的槍殺事件在馬共的鬥爭史中並不少見，<sup>86</sup>不過冰谷下筆相當自制，並未透過回憶過度宣染這起事件。他們園坵的「管迪力」不幸在數日後在醫院逝世。

在冰谷的童年回憶中，馬共的直接效應主要是華人新村事件，他的童年就無可避免受到這個事件的影響。一九四八年英國殖民政府頒布緊急狀態，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欽差大臣亨利葛尼（Henry Gerney）遭到狙擊身亡，英國人因剿共無功而歸罪於華人，於是決定切斷華人與馬共的關係，防堵華人對馬共主動或被動的援助，因此才有華人新村的設置。<sup>87</sup>新村是馬來亞歷史特定時期的產物，華

<sup>83</sup> 冰谷：〈恐怖的槍殺事件〉，《歲月如歌》，頁 120-121。

<sup>84</sup> 冰谷：〈恐怖的槍殺事件〉，《歲月如歌》，頁 121。

<sup>85</sup> 冰谷：〈恐怖的槍殺事件〉，《歲月如歌》，頁 120。

<sup>86</sup> 請參考陳平：《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2004 年）。

<sup>87</sup> 關於馬來亞緊急狀態的研究，較早的重要著作請參考：Noel Barber, *The War of the Running Dogs: How Malaya Defeated the Communist Guerrillas, 1948-60* (New York: Collins, 1971)；較新的研究請參考：Roger C. Arditti, *Counterinsurgency Intelligence and the Emergency of Malaya* (New York and

人受到極大的衝擊。冰谷在〈動盪的歲月〉一文中簡要說明設置新村的背景：在亨利葛尼被殺後，其繼任者決意實施鐵腕政策，要把「散居在膠林、礦場與農耕的華裔進一步嚴管，作一輪驚天動地的逼遷，拆家毀業，全部被遷進鐵刺籬圍繞的新村裡。對於華人，這風厲雷動的大行動，要比緊急狀態法令更壞的消息」。<sup>88</sup> 這是緊急狀態下一次華人的大遷徙，對華人社會影響至鉅。這與珍珠港事件後美國政府將日裔美國人隔離拘留（internment）如出一轍，當時約十一萬日裔美國人也是棄家毀業，被強制搬遷到分置於美國中部與西部的十來個拘留營，生活與工作受到嚴格管制。這些拘留營在戰後逐一廢除，大部分日裔美國人才有機會重返其原先家園。這是美國人權歷史上極不光采的一頁，一九八八年美國國會還因此正式向日裔美國人表達歉意，並賠償被拘留者每位美金兩萬元。<sup>89</sup>

冰谷一家是新村事件的受害者。一九五一年八月，他們被迫

---

London: Palgrave Mcmillan, 2019)。

<sup>88</sup> 冰谷：〈動盪的歲月〉，《歲月如歌》，頁210。有關馬來亞華人新村的研究，請參考：Paul Street, *Malayan New Villages: An Analysis of British Resettlement of Ethnic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Kindle ed. (2014)；中文方面可參考林廷輝與宋婉瑩合著：《馬來西亞華人新村50年》（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2年）；另外陳丁輝最新的英文專書《鐵絲網內外：馬來西亞緊急狀態下的華人新村，1948-1960》也值得參考：Tan Teng Phee,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etaling Jaya: SIRD, 2020)，另請參考黃賢強對本書的書評：黃賢強：〈大時代的小人物——評介一部另類的華人新村史〉，《聯合早報·閱讀》，2020年8月17日。

<sup>89</sup> 有關二戰時日裔美國人拘留營的研究，請參考：Richard Reeves, *Infamy: The Shocking Story of the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Henry Holt, 2015)；創作方面可參考大塚茱麗的《閣樓裡的佛陀》：Julie Etsuka, *The Buddha in the Attic* (New York: Anchor, 2012)。

離開住了兩年的新建亞答屋，搬到距皇城江沙五英哩外設於瑤倫（Jerlun）的一個新村。半個世紀後冰谷回憶當年情景，心中依然頗多感慨與不平：「舊巢雖然簡陋，卻為我們遮風避雨長達兩年，我在亞答屋簷的油燈下開卷，讀書習字，一家人擠在有限的空間裡，其樂也融融。而今因世局動蕩，無奈被迫離去，心中不禁湧起無限依戀。」<sup>90</sup> 更重要的是，搬到新村之後，割膠與上學都不方便，基本生活大受影響。最後為了便於趕早到膠林工作，冰谷的母親還得帶着女兒與侄子在小城賃屋居住，冰谷則留在新村陪伴父親，一家人竟因為這個嚴酷的政策而分居兩地。除了〈動蕩的歲月〉，《歲月如歌》裡還有〈鐵刺籬內〉、〈柵門前的人潮〉、〈一分為二的家〉、〈夜半敲門聲〉、〈趴地看電影〉、〈鐵蒺藜外的藍天〉等文，讓我們一窺新村的內部狀況與居民的日常生活。

自一九五一年以後，英國殖民政府在馬來半島一共闢建了四百五十個新村，冰谷在〈鐵刺籬內〉一文裡追憶當年無數華人携家帶眷，被迫遷入新村的情形：「當年家家扶老携幼翻山越嶺，用兩肩雙手搬運家具或以腳踏車推動，那種百般無奈、求救無門的苦悲，今天依然牢牢地觸動我塵封的記憶，成為我童年一段永不泯滅的歷史。」<sup>91</sup> 冰谷稱新村為集中營，理由不難理解，因為居民「出入限時，男女搜身，出門工作只允攜帶個人午餐與開水」。換言之，新村的居民失去人身自由，行動受到極度的限制，無異於陷入半囚禁狀態，稱新村為集中營實不為過。冰谷這樣描述在新村內近乎囚犯的生活：「我們被困在恐怖的鐵刺網內，早上刺網柵門打開，大家爭先恐後擁出去，下午回來鐵柵鎖上，幾百戶人家只能在鐵刺網

<sup>90</sup> 冰谷：〈動蕩的歲月〉，《歲月如歌》，頁 212。

<sup>91</sup> 冰谷：〈鐵刺籬內〉，《歲月如歌》，頁 213。

內活動。」<sup>92</sup>他進一步指出：「我們的窩居就被鎖在一片四方土地。全村只有一個柵門開向馬路，日夜由軍警駐守，村民限時出入，作息不得自由，形如囚犯。」<sup>93</sup>〈鐵刺籬內〉一文對新村的地理環境與空間分布也有相當細緻的素描，事隔五十餘年，冰谷記憶中的畫面仍然非常清晰，可見新村在他幼小心靈留下的創傷讓他無時或忘：

我不清楚新村屋地是如何分配的。英政府發派的近鐵刺網門牌編號，如硬要擠出一丁點優勢的話，第一是地勢平蕩，第二靠近馬路和柵門。我到過丘陵起伏的村尾，屋前或屋後需鋤造泥級，出入極為不便。住下來我又發現，霹靂河鄉下的村友，相隔一兩哩路的「遠鄰」，在新村都變成了左鄰右舍，呼喚相聞了。

進了柵門，一條筆直的馬路把新村切成兩半，右旁為村長官府，接着是啟智小學（後改為瑤倫國民型華文小學）。馬路右邊不遠處有間小巴剎，近村尾橫出一條馬路，與柵門的馬路銜接成 T 字型。從我家走路上學，不過百步之遙，不到十分鐘。<sup>94</sup>

冰谷新村的家靠近柵門，因此他對柵門附近的活動一目瞭然。先是他的母親、姐姐及堂哥早起赴膠林割膠交通頓成問題。第一天清晨五點半到柵門等候，沒想到卻無法擠上巴士。第二天三人起得更早，在〈柵門前的人潮〉一文中冰谷這樣回憶：「我聽說清晨的柵門人潮如墟，也跟着去湊熱鬧。才五時許，柵門前面已擠得水泄不通，有提桶挑籮的，有推腳踏車的，大家都往前擠，希望爭到有

<sup>92</sup> 冰谷：〈鐵刺籬內〉，《歲月如歌》，頁 214。

<sup>93</sup> 冰谷：〈鐵刺籬內〉，《歲月如歌》，頁 213。

<sup>94</sup> 冰谷：〈鐵刺籬內〉，《歲月如歌》，頁 215。

利的位置，取得先機，第一個跨出柵口。」<sup>95</sup> 這個末世景象仿如逃難，人們無非為了擠上柵門外停在馬路上的兩輛巴士。這一天，冰谷年輕力壯的堂哥擠上了車子，母親和姐姐卻摸不到車門，當然搭不上車，因此才有後來母親決定帶着姐姐、妹妹與堂哥在小城江沙租屋居住的安排，無非就是為了方便趕早到膠園勞動。〈一分為二的家〉一文記述的就是這件事。冰谷除了敘寫母親離開前他如何懇求搬去江沙同住的經過，同時也回憶他與父親同住那段時間的生活點滴。到了星期天一大早，父親又如何騎着腳踏車，載他到舊家亞答屋與在附近割膠的母親和姐姐等人會面。文中有一段朱自清〈背影〉式的文字，冰谷描述其父親辛苦騎車的情形，讀來令人動容：「那時父親已年過六十，我坐在他背後，發現他的背微微佝僂。他踏腳車的速度不快，上斜坡的時候倍感吃力。馬路上來往的車輛不斷，尤其重型的羅哩帶着一陣疾風捲過，整輛腳車都會擺蕩，父親閃避往往把腳車踏在路旁的草坡上。」<sup>96</sup>

冰谷與其家人的遭遇看似個案，卻也是緊急狀態下新村居民普遍生活的縮影。冰谷這些散文告訴我們，個人的生命在歷史的大洪流中只能順勢浮沉，就像他們一家，在逼仄的時代窘境中存活下去，雖然卑微，但也是個莊嚴的問題。新村這個夢魘留給他——以及那個世代許多華人——的恐怕正是這種關乎存在的根本問題。夢魘不是感受或者想像而已，在〈夜半敲門聲〉一文裡，夢魘是實質存在的，存在於新村形同監獄的肅殺氛圍裡。在冰谷的記憶中，新村警衛森嚴，滴水不漏，主要為了嚇阻馬共的可能活動：「新村西邊沿着鐵蒺藜建有好幾個遼望臺，日夜由警衛輪流駐守，因為那邊

<sup>95</sup> 冰谷：〈柵門前的人潮〉，《歲月如歌》，頁 217。

<sup>96</sup> 冰谷：〈一分為二的家〉，《歲月如歌》，頁 223-224。

屬黑區。我有幾個同學住在那區，我看過高臺上的警衛，荷槍實彈，眼睛死死地盯着遠處蒼鬱的山嶺，彷彿要望穿整座森林的秘密。」<sup>97</sup>這篇散文提到恐怖的肅清這件事。在華人的歷史記憶中，肅清並非新鮮事物。在日據馬來半島三年八個月中，日本皇軍就有過針對抗日分子進行肅清的恐怖事件。<sup>98</sup>英國殖民政府為了剿共，以肅清的手段對付親共人士也是時有所聞。冰谷的新村也曾因村長被殺而進行肅清。一天夜裡冰谷父子被粗暴的叫門聲吵醒，持槍的警衛要他們立刻到學校集合，說是為了肅清。匆忙慌亂中他們來到學校，一路人影雜沓，都是睡眼惺忪中被迫面對肅清的村民。冰谷回憶說：「這是搬進新村以後不久發生的恐怖事件，聽說肅清之後有很多村民被召去問話，其中有幾名嫌疑分子還遭江沙警局扣押。」而且為了採取防範措施，新村的籬笆還被「改為雙重鐵蒺藜，中間安置電纜，將整個村子圍繞在電流的網路中，柵門成為唯一的安全出口」。<sup>99</sup>這是肅清的後果。

肅清無疑是新村歲月令人懼怖的插曲。在新著《斑鳩斑鳩咕嚕嚕》中另有長文〈籬笆和歷史的糾纏〉，冰谷再次回憶他的新村歲月。按他的敘述，他只在新村待了兩年，之後就與父親搬去江沙與母親同住。只是在冰谷的記憶中，新村始終是個「含蘊着無限血淚的名詞」，更是殖民強權暴力壓迫下的產物。他說：「英殖民政府利用徵用法令，把一片翳翳廣袤原是生產膠乳的橡膠林毀屍滅跡，伐木推土後，將手握鋤頭家徒四壁的農民迫遷，有的是來自附

<sup>97</sup> 冰谷：〈夜半敲門聲〉，《歲月如歌》，頁 226。

<sup>98</sup> 關於日據時期日軍的肅清活動，請參考依藤：《彼南劫灰錄》（檳城：鍾靈中學，1957 年），頁 62-65。

<sup>99</sup> 冰谷：〈夜半敲門聲〉，《歲月如歌》，頁 228。



近的穠稼，而手握膠刀的我們翻山越嶺，從霹靂河岸跋涉十餘哩乖乖上路，忍着簌簌淚水融入新村這個大熔爐，接受命運的沖擊和考驗。」<sup>100</sup> 我將新村事件視為華人移民史上的一次大遷徙，正是出於這樣的認知。冰谷有關新村生活的系列散文正好為這次大遷徙留下文學的見證。

## 五

在冰谷的眾多散文中，有一批內容相近，卻鮮少被人討論的作品，這批作品與病療有關，我稱之為疾病書寫（pathography）。跨入二〇〇〇年不久，冰谷辭去所羅門群島的工作，告別南太平洋，回到馬來西亞。就在二〇〇六年八月三十一日馬來西亞建國紀念日清晨，多年墾荒，身體一向硬朗的冰谷不幸突然無預警中風，翌年三月十二日又在浴室摔倒骨折，可說雪上加霜，身心備受煎熬。所幸在現代醫療的診治與家人親情的照護下日見康復，雖然後遺症難免，但是他卻因此寫下了數量可觀的散文，回顧其患病的漫長心路歷程，書寫於是變成兼具療癒與勵志的活動。這些散文大部分收入《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一書，以「走出中風的魔咒」為題，構成該書輯三的主要內容。另有數篇寫於書成之後，則散見於新近出版的散文集《斑鳩斑鳩咕嚕嚕》裡。冰谷的疾病書寫，一如他的其他散文，同樣富於自敘性，無不是他的生命經驗的產物。整體而言，這些散文涉及患病經過、治療過程、復健程序，以及這些經驗帶給他的心得與感想，形成頗為完整的醫療敘事（medical narrative）。美國賓州大學醫學院人文學系的霍金絲（Anne Hunsaker Hawkins）

---

<sup>100</sup> 冰谷：〈籬笆與歷史的糾纏〉，《斑鳩斑鳩咕嚕嚕》（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20年），頁137。



在〈疾病書寫：患者的疾病敘事〉（“Pathography: Patient Narratives of Illness”）一文中指出，「疾病書寫不只清楚說出疾病常見的希望、恐懼與焦慮，而且還可作為醫療經驗本身的指南，形塑讀者對某種疾病與其療程的期望。就疾病的各個方面而言，疾病書寫對病患的種種態度與臆斷都是名副其實的金礦」。<sup>101</sup> 冰谷的醫療敘事可說完全符合霍金絲的期待。

霍金絲也明確區分醫師的醫療報告與病患的疾病書寫之間的根本差異。簡單言之，「醫療報告一般上與生醫狀況及其療程有關；另一方面，疾病書寫則關涉病患對其病痛與治療的了解。兩者在題旨與寫作上有所不同。通常醫療報告是由醫療照護人員就病徵、檢測結果及治療反應的客觀說明所構成，疾病書寫卻是單一作者擴大的敘事，作者將疾病與治療擺置於其生命之中，並將之與其生命的意義互相聯結。疾病書寫是從個別病患的角度敘說疾病的故事。」<sup>102</sup> 這些說明有助於我們了解冰谷的疾病書寫。在〈走出中風的魔咒〉一文裡，冰谷首敘他中風的經過。他發覺「右腳和右手全然失去了活動能力」。<sup>103</sup> 於是他坐着輪椅被送到雙溪大年的專科醫院檢查，經過腦部掃描，證實是血管阻塞，也就是俗稱的中風。從上文析論的幾部散文集我們知道，冰谷大半生過的是上山下海的日子，就如他在〈輪椅的行程〉文中所說的，隨着時日流逝，「身體機能雖然老化了些，唯兩根腳腿兒還挺爭氣，去巡視油棕、橡樹或可可，跨河登山，越蠻荒渡沼澤，從未退縮」。中風後的輪椅人生是他無法

<sup>101</sup> Anne Hunsaker Hawkins, “Pathography: Patient Narratives of Illness,” *Western Journal of Medicine* 171.2 (August 1999): 127.

<sup>102</sup> Hawkins, “Pathography,” 128.

<sup>103</sup> 冰谷：〈走出中風的魔咒〉，《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169。

想像的。因此他說，「當我坐在輪椅上，由醫護或家人徐徐推動時，我的落寞就像滾滾的波浪，無法熨平」。<sup>104</sup>

冰谷是因為血管阻塞，以致右半身無法正常活動，只剩下左半身還堪使用，形同半身癱瘓。在他的醫療敘事中，這種左右二分的修辭策略頗為常見，主要在凸顯身體功能在中風後的失衡狀態。譬如在〈走出中風的魔咒〉一文中，他這樣描述四肢協調合作的正常現象：

過去左腳和右腳合作無間，互相協調，從不怠惰，像兩根鐵錚錚的柱子，幾十年來不避風雨、不辭苦勞，隨時待命，伴我行走江湖；只須輕呼一聲「走呀」，即撐起五十公斤的血肉和兩百餘支鋼骨，讓我可以任在城鄉的邊緣地帶——那片深邃的熱帶雨林裡探步；利用體能和汗滴，掀開蠻荒陰森森的面紗。

……

那只右手呢，更是我不可或缺的揮棒。平日生活起居、待人接物，所有舉措，全通過力拔山兮的腕臂。更不可忽視的是文字書寫，尤其是印證身分的簽名，只有通過右手指尖的揮毫，才能過關。那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組合啊！<sup>105</sup>

這是左右手腳平衡的情形，數十年如一日，因為正常，所以冰谷視這一切為理所當然，一直到中風之後，平衡狀態消失，他才驚覺原以為理所當然的一切已經發生巨變，即連日常簽名都成問題。在一個以簽名認證的國家，這個問題影響不小。這個懸念揮之不去，在〈尋找失落的記憶〉一文中，他更以老樹枯枝比喻失靈的右手右

<sup>104</sup> 冰谷：〈輪椅的行程〉，《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167。

<sup>105</sup> 冰谷：〈走出中風的魔咒〉，《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171。

腳：「從我中風那天起，右手和右腳就突然失憶，形式上依然和我形影相隨，牢固地連結着我的軀體，然已毫無感應，功能盡失。就像老樹上垂掛的枯枝條，與母樹緊緊親密，毫無裂痕，但徒佔空間，已沒有輸送養分和吸收陽光的力量，去處是回歸塵土，與萋草落葉同朽。」<sup>106</sup> 語氣與心境充滿悲涼，令人心有不忍。

不過細讀冰谷這一系列散文所組構的醫療敘事，我們發現，這些敘事有不少是在錄寫他如何想方設法，力求恢復巨變前原有的平衡狀態。在這個過程中，冰谷充分展現了他的決心、堅持及毅力，這些敘事文字平實，不事造作，自勵勵人，是積極感人的疾病書寫。在〈兩個另一半〉一文中，冰谷繼續以其左右二分的修辭策略表達身體失去半邊功能的懊惱與痛苦。他說：「到了出院，割斷了所有的依賴，失去另一半的驚奇，驟然掩面撲來。腦部缺氧傳遞的密碼，是半邊肢體的聯絡網突然性中斷，都麻痺了，再無法和總站互通訊息。欠缺另一半的扶持，我整個人落到冬眠狀態，軀體彷彿走進了深深的幽谷。」這段話也用了訊息傳送的意象，中風使身體的訊息只能局部傳播，因此是不完整的，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失衡狀態。不過在身體的半邊功能失效時，冰谷卻發現生命中的另一半始終不棄不離、不眠不休，隨侍在側。用他的話說，「往後有一段日子，她將代替我失去感應的另一半」。<sup>107</sup> 換言之，他深刻體會到，身體消失的那一半功能此後將由妻子擔負，而他最重要的工作即在於克服萬難，找回身體失去的另一半。正如他在〈尋找失落的記憶〉文末所說的，「回到現實，無論有多困難，總得按圖索驥，設法為另一半解開密碼。縱然，千呼萬喚，換回來的記憶或許也殘缺不全

<sup>106</sup> 冰谷：〈尋找失落的記憶〉，《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177。

<sup>107</sup> 冰谷：〈兩個另一半〉，《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103-104。

的，形成一些阻礙、少許印痕，說哀慟也可以，更恰當是永恆的遺憾」。<sup>108</sup>

冰谷的疾病書寫其實隱含某種慾望——某種追尋，目的在改善中風後左右手腳的失衡狀態，找回另一半的身體功能，重建仰賴了數十年的平衡感。這個過程備極艱辛，只是這種經驗之談卻也是疾病書寫最具勵志價值的地方。收入《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一書的〈病療思考〉、〈五指之內〉、〈跨出一小步〉、〈手杖與拐杖〉、〈放下拐杖〉、〈銀針在穴道上擺陣〉、〈七十二歲還發駕車夢〉、〈左撇子的情懷〉，以及輯入其新著《斑鳩斑鳩咕嚕嚕》的〈中風的那隻手沒有廢〉、〈以汗滴換回的健康——我的康復經歷〉，及〈沒有終點的旅程——回顧中風八年〉等篇章，記錄的都是冰谷在〈人生的無奈〉文中所說的「一場望不到盡頭的人生挑戰」。<sup>109</sup>這場挑戰耗時耗神，萬般艱苦，甚至相當複雜，除了定期診療用藥，復健過程就包含物理治療、針灸、推拿等，融合現代與傳統，不拘一格，但求有效，而且必須持之有恆，最忌一曝十寒。有的決定還頗費周張。即以是否採用針灸而論，其過程就相當曲折。原來在接受物理治療初期，冰谷是排斥針灸的，他只想依賴現代醫學的藥物與物理治療，對針灸的療效不敢確定，因為各種說法——包括中醫師的說法——莫衷一是。有一天，冰谷的兒媳婦從娘家帶來一部厚達六百餘頁的《中醫家庭顧問》，他在書中的〈中風篇〉讀到如下的說法：「針灸治療中風偏癱病人有獨特的療效。一般取癱瘓側陽穴為主……。」簡單的幾行字竟然產生棒喝之效，讓他恍然大悟，從此改變態度。他在〈病療思考〉一文中表示：「每一種疾病，

<sup>108</sup> 冰谷：〈尋找失落的記憶〉，《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178。

<sup>109</sup> 冰谷：〈人生的無奈〉，《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216。

民間傳統都出現眾多療效的議題，有時確令病人深感困惑，正負難辨。我正走到這個抉擇的關口，是認定方向的時候了。藥物治療、物理治療已經在我身上發酵，功效顯著；現在應該加上針灸治療、推拿治療，作為輔助，添增元素把康復的期限拉得更近。」<sup>110</sup>〈銀針在穴道上擺陣〉全文所敘就是冰谷接受針灸的經過，他把整個過程喻為俠客對決時的佈陣，而且還是傳說中的梅花陣。以下是他對針灸的體驗：

漸漸地，針穴次第啟開了一系列的窗——我感到筋脈裡有腫脹的悸動，輕微的、緩慢的，不怎樣覺得難受；覺得難受的是我躺下來半句鐘了，像一具默然的殭屍，想動卻不能動，要搔癢不能搔癢；還有鑲在天花板上一百瓦的光管，那樣無情地往下瞪眼，令我……迷眩。這都遠比密麻的針陣難捱。穴道的膨脹力隨時間加強，我依然殭屍一般仰臥着。不久忍不住闔上眼皮，懵懵懂懂睡去，迷矇裡依稀輕盈的腳步又出現了。……<sup>111</sup>

這是少見的以文學筆法敘寫針灸的過程，畫面清晰，在紀實中多了想像，讀來彷彿身歷其境。

冰谷的疾病書寫大抵屬於霍金絲所謂的載道式疾病書寫（*didactic pathography*）。在這類著述中，患者的主要目的有二：其一是藉寫作止痛療傷，尋求慰藉，並且自我砥礪，以期度過難關；其二是以自己親歷的病痛與療程，以及相關知識和資訊為其他病患提供協助。<sup>112</sup>病痛其實是某種形式的創傷，不僅身體功能失衡，心情

<sup>110</sup> 冰谷：〈病療思考〉，《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176。

<sup>111</sup> 冰谷：〈銀針在穴道上擺陣〉，《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頁 196。

<sup>112</sup> Hawkins, "Pathography," 171.

沮喪，而且日常生活失序，家人生活甚至可能受到影響。療癒的過程除了減緩病痛，找回健康之外，無非也是為了重建生活秩序，恢復正常生活。冰谷的疾病書寫處處流露這樣的用心，更重要的是，他的書寫多能擺脫技術用語，平鋪直敘，在細節中每見真意，反而平實可信。〈以汗滴換回的健康〉全文反映的就是這種特色，下列這段文字可以為證：

我中風後坐輪椅那段日子，的確凡事都要依賴旁人，但自從能拄拐杖行走，生活上的需求即逐漸自己動手。兒子媳婦上班，家有孫兒，那時家裡雖有女傭，但起床後整理床榻，摺疊被單、睡衣睡褲；早餐泡飲料烘麵包，洗杯子湯匙等工作，從不假手於人。下午我習慣喝杯果汁，把青蘋果、紅蘿蔔、馬鈴薯切成塊狀，擠入果汁機攪壓成果汁，再把果汁機洗刷晾乾，這些每天周而復始的瑣碎工作，我都當作康復的連續操練。之所以堅持自己動手，原因是我發覺中風的五指從摺疊床被、砍切薯果、攪拌飲料各方面的運動中，不只引導手指活動，腕肘甚至於肩膀也隨着擺動，對於整隻癱瘓的臂膀自然有療效作用。其他方面如嘗試以中風的五指擠牙膏、握牙刷刷牙；塗抹髮油，嘗試握梳子梳理頭髮，都要從頭學起，始能康復。中風是動作失卻記憶，加上日久僵化，恢復功能的唯一辦法是不斷重複動作，日久有功。<sup>113</sup>

這段文字娓娓道來，都是日常瑣事，但對中風的人而言，由於失去某些肢體功能，瑣事都可能是大事。在這段敘述裡，冰谷不厭其煩，以身作則，告訴我們療效通常就顯現在日常瑣事中，正常的復健固然需要，但復健的行動無時不在，也無所不在，重建生活秩

<sup>113</sup> 冰谷：〈以汗滴換回的健康〉，《斑鳩斑鳩咕嚕嚕》，頁 76。

序其實必須自日常生活做起。冰谷的疾病書寫顯然並非特意而為，只是在回憶與反省其病療的痛苦經歷時，也為我們留下了感人而實用的典範。

## 六

這篇論文討論了冰谷幾部重要的散文集，我的討論聚焦在他的生命歷練，並非以其文集的出版先後順序為考量。由於敘寫他早年膠林生活的散文過去較受到重視，我的討論主要集中在《走進風下之鄉》與《掀開所羅門面紗》這兩本與他在沙巴和所羅門群島墾荒有關的散文集。此外我還從《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與《斑鳩斑鳩咕嚕嚕》這兩本內容較為龐雜的文集選讀若干與病療有關的作品，並視之為冰谷在疾病書寫方面的重要貢獻。冰谷退休後經歷中風與骨折，身心的創痛旁人很難想像，可是他以堅毅的決心面對病痛，而且時刻不忘恢復寫作，還因此寫下不少以健康換取的感人作品，其心境令人動容。我的論證依循的明顯是冰谷大半生經歷的時間順序，因此結構清楚，不難看出我的企圖主要在緊扣其散文創作與生平敘事之間的關係。換言之，這篇論文嘗試藉冰谷的散文建構的是一部禮華豐富的生命書寫——我在行文的過程中一再強調冰谷散文的自敘性，原因即在於此。即使在析論《歲月如歌》這本童年回憶文集時，我特意重視冰谷有關新村生活的回憶，目的就是為了填補《橡葉飄落的季節》一書中闕如的一章。

冰谷的散文題材雖說出於他的生命際遇，卻也因為不同階段的人生際遇而各有面貌，反映在創作上結果也有頗多差異。一般而言，冰谷的文字質樸無華，修辭平實懇切，容易親近，其散文最大的變化顯然在於題材；他寫西馬的膠林生活、東馬的雨林拓荒、所羅門



的海島墾植，乃至於童年時代的新村惡夢與晚年的醫病經驗，題材豐富多變，在馬華文學界相當少見。這篇論文的重要工作即在為這些繁複多樣的散文尋方設法，嘗試將之納入適當的文學家族，以方便在詮釋上建立秩序。這樣的工作讓我發現，冰谷的許多散文其實與當下若干新興的文學議題頗多關係，一方面他的散文可以豐富這些議題的探討，另一方面這些議題反過來也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地闡釋他的作品。就此而論，冰谷無疑是一位勇於開拓散文題材的作家。他最新的散文集《斑鳩斑鳩咕嚕嚕》開卷之作題為〈暮年的活動天地〉，冰谷因自家棕櫚園的收成而內心欣慰不已。他回顧大半生他所說的耕人生涯，對眼前自己的園坵生活不免產生怡然恬適之感，他說：「年少時走進橡膠林是學習勞役和體驗生活，壯年時投入可可油棕園是給未來更好的規劃，漫長的旅途中遍佈荊棘與險灘。今天我走進自己的園地，完全脫離了過往那種責任的承擔，也沒有絲毫的工作壓迫感。我彷彿走入全然屬於自己的世界，以悠然閒適的心情接觸自然悠遊於一個遠離塵囂的綠色環境裡。」<sup>114</sup> 這豈不是陶淵明〈歸田園居〉詩所說的，「開荒南野際，守拙歸園田」？

—— 二〇二〇年四月九日新冠病毒蔓延時寫於臺北；

二〇二〇年八月十八日修訂

---

<sup>114</sup> 冰谷：〈暮年的活動天地〉，《斑鳩斑鳩咕嚕嚕》，頁 64。

## 引用書目

### 一、專書 / 專書論文

1. 冰谷：《冰谷散文》，美農：棕櫚出版社，1973年。
2. 冰谷：《走進風下之鄉》，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07年。
3. 冰谷：《走進風下之鄉——沙巴叢林生活記事》，臺北：秀威，2010年。
4. 冰谷：《歲月如歌——我的童年》，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1年。
5. 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園坵散記》，臺北：秀威，2011年。
6. 冰谷：《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3年。
7. 冰谷：《橡葉飄落的季節》，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3年。
8. 冰谷：《辜卡兵的禮物——翻閱童年》，臺北：釀出版，2015年。
9. 冰谷：《陽光是母親溫暖的手》，臺北：釀出版，2015年。
10. 冰谷：《掀開所羅門面紗》，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17年。
11. 冰谷：《斑鳩斑鳩咕嚕嚕》，八打靈再也：有人出版社，2020年。
12. 冰谷、張錦忠、黃錦樹、廖宏強合編：《膠林深處：馬華文學裡的橡膠樹》，居鑾：大河出版社，2017年。
13. 林廷輝、宋婉瑩合著：《馬來西亞華人新村50年》，吉隆坡：華社研究中心，2002年。
14. 依藤：《彼南劫灰錄》，檳城：鍾靈中學，1957年。
15. 陳平：《我方的歷史》，新加坡：Media Masters Pte Ltd，

- 2004 年。
16. 張貴興：《野豬渡河》，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8 年。
  17. 蔡振興：《生態危機與文學研究》，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19 年。
  18. Arditti, Roger C. 2019. *Counterinsurgency Intelligence and the Emergency of Malaya*. New York and London: Palgrave Mcmillan.
  19. Barber, Noel. 1971. *The War of the Running Dogs: How Malaya Defeated the Communist Guerrillas, 1948-60*. New York: Collins.
  20. Buell, Lawrence. 1995.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
  21. Etsuka, Julie. 2012. *The Buddha in the Attic*. New York: Anchor.
  22. Geertz, Clifford. 1988. *Works and Lives: The Anthropologist as Author*. Cambridge: Polity.
  23. Hau'ofa, Epeli. 1993. "Our Sea of Islands," in Eric Waddell, Vijay Naidu and Epeli Hau'ofa, ed., *A New Oceania: Rediscovering Our Sea of Islands* (Suva, Fiji: The Univ. of the South Pacific in association with Beake House,), pp. 2-16.
  24. Leopold, Aldo. 1970. *A Sand County Almanac with Essays on Conservation from Round River*.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25. Reeves, Richard. 2015. *Infamy: The Shocking Story of the Japanese American Internment in World War II*. New York: Henry Holt.
  26. Street, Paul. 2014. *Malayan New Villages: An Analysis of British*

*Resettlement of Ethnic Chinese People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Kindle ed.

27. Tan, Teng Phee. 2020. *Behind Barbed Wire: Chinese New Villages during the Malayan Emergency, 1948-1960*. Petaling Jaya: SIRD.
28. Thoreau, Henry D. 1995. *Walden*, ed., Walter Harding, An Annotated Edition. Boston and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 二、期刊論文

1. Blum, Hester. 2010. "The Prospect of Oceanic Studies," *PMLA* 125.3: 670-677.
2. Hawkins, Anne Hunsaker. 1999. "Pathography: Patient Narratives of Illness," *Western Journal of Medicine* 171.2 (August): 127-129.

## 三、引用報紙

1. 黃賢強：〈大時代的小人物——評介一部另類的華人新村史〉，*《聯合早報·閱讀》*，2020年8月17日。

